

# 臺灣府半月沈江

范勝雄

臺灣府（今臺南市）原是古臺江內海水濱，初為漢人集居，爾後發展而成的一個城市。

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謝金鑾之「續修臺灣縣志」地志城池目云臺灣府城「弧其東南北，而弦其西，俯瞰臺江，形家以為半月沈江之勢」，三百年來，「半月沈江」之臨水線如何推移，值得一記。

明熹宗天啓五年（一六二五）荷人在赤嵌地方首建普羅民遮市街，大部為漢人居住，形成「赤嵌聚落」，為臺南開市之濫觴。明桂王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鄭成功驅荷復臺，改赤嵌地方為東都明京，置承天府，轄天興、萬年二縣，鄭王三世經略臺灣，發展而成「承天街坊」。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臺灣歸清版圖，置臺灣府，轄臺灣、諸羅、鳳山三縣，紹承明鄭舊制，迨清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邑宰周鍾瑄始創木柵，臺灣府城範圍初具，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欽差大學士福康安等奏建土城，東南北三面悉沿舊基形勢，曲弧不一，而西面平直逼臨大海，是為「臺灣府城」，其形狀有如半輪明目，浸沈臺江，形家謂之「半月沈江」。

臺灣府城未建之前，由早期史料略知「赤嵌聚落」、「承天街坊」逼臨臺江。迨清代康熙乾隆盛世，臺灣府建樹頗多，文風特盛，由札記論述（人），方志纂著（時）、街坊演變（地）、勝景吟咏（事）、輿圖繪記（物）等，得知「臺灣府城」最早臨水線，當在赤嵌城（或稱赤嵌樓、紅毛樓）、大井頭，臺道署一線（今赤嵌街、永福路），嗣後因海岸地盤隆起，府城臨水線逐漸向西推移，三百年來浩瀚臺江，已為鹽田魚塢取代，滄海桑田，物換星移，臺灣府「半月沈江」之勢已失！

## 一、荷據時期「赤嵌聚落」之臨水線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陳第之「東番記」：「東番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海島中，起龜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雖無「臺江」之記載，但所指「加老灣」、「大員」等地名，即在今臺南市轄境沿海。

明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顏思齊、鄭芝龍羣入臺灣，聚落成村，漢人定居始聚。

天啓四年（一六二四）荷人退走澎湖，竊據臺灣，築熱蘭遮城於大員島，為施政重心。據荷人范倫泰之「新舊東印度誌」所載一六二七年「臺灣島及澎湖島圖」，對赤嵌大員間之「臺江」及其外圍列島之描述云：「此最後的島嶼，初向南延伸，再稍折向東南，名海堡島者，亦同在沙礁上。沿島東邊之沙礁有半里寬與島等長；沿島西邊之沙礁則自西北角至島中央露出，較狹小，為尖端之四分之一哩，突出西南。其次為類似北島名大員島者，其寬甚窄，長一哩半，大體南北走向，此島在淡水河北（除北部外），全部被沙礁包圍接續亘連而成，島上北部有熱蘭遮城及市街。此島與海堡島間有水道，進入水道內則有甚大的港灣，灣的西邊列島長度有三哩多，而灣的東西寬度則有二哩。」另據「巴城日記」一六二五年四月目：「我國人在臺灣灣之南角築造一城，……城築在砂丘之上，與城相對在小銃射程距離之處有砂地，在此處建設我方之商館。」所稱「城」者，即前述范誌之大員島上熱蘭遮城；所稱「商館」者，即在前述范誌之海堡島（後改稱為北線尾島）上。接着同目又云：「依據一六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之決議，決定將砂地之商館遷移於福爾摩沙本地之海岸，在該處建街，以安置中國人、日本人及其他殖民。自澎湖島遷移福爾摩沙之後，中國人來者驟增，在上列福爾摩沙之地，得土番承諾，選定新港領

域內，以花布十五疋，向新港番買得土地，選定地點之一方有淡水之河川，土地肥沃，野獸羣生，又有多棲魚類之澤沼，沿岸亦多魚類，故有中國人及日本人之移住，自無疑義。」

本來荷蘭人選定大員島（築城）及海堡島（建商館）為根據地，並控制兩島間之水道及臺窩灣（大港），後發現海堡島不適居住，再遷移到臺灣本土新建市街，據一六二五年二月荷蘭駐臺總長官宋克呈巴城總督報告書云：「目前公司商館之所在地，僅為一砂地，無清水，其他不便之處尚多，不適居住，反之，本島則甚方便，又因中國人、日本人及其他國人民，將漸增加，為未雨綢繆，得評議會同意，於新港領內，選定沿淡水河川方便之處，建築公司之商館，並安置願服從荷蘭聯合邦政府命令，而欲居住該地者，我們相信不久之後，此地能變成人口眾多之市街，為紀念七聯合邦，決定命名為普羅民遮。」

原來的商館是隔着水道與熱蘭遮城對峙，新遷移到福爾摩沙（即臺灣）島赤嵌地方的商館是隔着臺江與熱蘭遮城遙遙相對，因新建普羅民遮市街，造成赤嵌地方日後的發展，據一六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荷蘭駐臺灣代理長官戴維特呈巴城總督報告書云：「普羅民遮街中國人住宅之建築工程，已頗有進展，為數三、四十。」足見此一臺江水濱土地適於居住，已漸形成「赤嵌聚落」。

至此，我們對荷據初期之赤嵌大員間「臺江」形勢，有了粗淺之認識，即范倫泰所言之大員島為陳第之「大員」，大員島北為海堡島（後稱北線尾島），再往北之島嶼，即陳第所稱之「加老灣」。大員島上築有熱蘭遮城，市街及海堡島上築有商館與城互為犄角，後因海堡島承受不住人口壓力，將商館遷移到大員島隔江對岸之臺灣本島赤嵌地方，並新建普羅民遮市街，此一行動，形成「赤嵌聚落」，也促進臺灣本土的開發。而今臺南市轄境之「臺江」，東自赤嵌，西至大員，寬有二哩；北起海堡島，南迄大員島，長有三哩。惟另據荷蘭國立海牙檔案館所珍藏的兩張圖，一為一六二五年荷人亞連生測繪之「澎湖島至大員島及魷港、堯港等地海圖」，一為一六四〇年荷人測繪之「大員附近地圖」，所表示之「臺江」即與范倫泰之「臺灣島及澎

湖島圖」大相逕庭，可見海上測量與陸上測量誤差之嚴重，亦足以說明臺江漂沙及潮流之變化莫測，故上述所謂「臺江」範圍，亦僅參考而已。至臺江最大深度，據民國二十年三月日領臺灣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之「關於安平城址和赤嵌樓」一文云：「干潮時最少尚有十三呎深」。

有關「赤嵌聚落」臨水線的記載，最早是「巴城日記」一六二五年四月目：「依據一六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之決議，決定將砂地之商館遷移於福爾摩沙本地之海岸，在該處建街。」此海岸建街，即臺灣總長官宋克於是年二月報告巴城總督所命名的普羅民遮街。

一六二二年亞連生之「澎湖島至大員島及魷港、堯港等地海圖」及一六四〇年之「大員附近地圖」，亦註明普羅民遮街在臺江海岸。

明桂王永曆六年（一六五二）臺灣本島發生漢人郭懷一起義抗暴事件後，荷蘭人為防止革命再起，於永曆七年（一六五三）在赤嵌地方普羅民遮街旁，新建普羅民遮城（後稱為赤嵌城、赤嵌樓、紅毛樓），同在臺江水濱。

最精彩、生動的，當為江日昇之「臺灣外記」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五月目云：「五目……時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因侵用揆一王銀二十餘萬，恐王清算，謀之小通事郭平，平曰：『不過多開條目而已耳』。斌曰：『銀至二十萬，亦非多開可以了當』。平曰：『不然，將奈何？』，斌曰：『語云：『三年水朝東，三年水流西』，所以有桑田變滄海之語。我想鹿耳門一帶沈壞夾板，屈曲之處乃係深港。其赤嵌邊雖沙泥汙淺，寧無冲崩灘激，流水變更？汝可密駕小船作釣魚狀，順鹿耳門至赤嵌城，打探水道。尚如前淺汙，或亦有變更移易，回來再作商量』。平即尋小船，簑衣斗笠，魚餌釣竿，順流蕩漾。至潮漲，又順流而入，暗將竹篙打探，果於汙泥中，冲流一條港路，自赤嵌城直入鹿耳門，水深有四尺餘。歸來，密報何斌，斌大喜曰：『果有是事？此乃天助我也，爾其秘之』。此段記載言明海水即在赤嵌城邊。」

一六六〇年隨荷蘭增援艦隊來到臺灣，留在大員之瑞士人賀伯特

著有「臺灣旅行記」一書，其描述臺灣島及大員概況曾附註云：「熱蘭遮市街和熱蘭遮城在同一陸地的尖角上，而在熱蘭遮城之東的斜對面本島海邊，是稱為普羅民遮地區」。

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謝金鑾之「續修臺灣縣志」外編遺蹟目：「赤嵌樓：在鎮北坊。……荷蘭所築，背山面海，與安平鎮赤嵌城對峙，……先是潮水直達樓下……」

總之，荷據時期的「赤嵌聚落」，由新建普羅民遮街（赤嵌街），再建普羅民遮城（赤嵌城），其臨水線是達赤嵌城下的，即今赤嵌（嵌之誤）街一線。

## 二、明鄭時期「承天街坊」之臨水線

明延平王戶官楊英之「從征實錄」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四月目云：「四月初一日……是晚我舟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是晚赤嵌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并焚馬廐粟倉，其嵌街係我居民草厝。」

我們以一六四〇年荷人測繪之「大員附近地圖」，和楊英的記述對照，不難發現當時赤嵌地方的形勢。該圖繪有普羅民遮街臨近臺江海邊，距街北面不遠有一缺口，當即楊英所稱之禾寮港（今成功國小前成功路至北幹線排水路一帶），由禾寮港上溯即荷人所稱赤嵌地方之淡水河川，係環繞普羅民遮城（赤嵌城）北面及東面，東面有赤嵌街係我居民草厝（即禾寮），故以後又稱為禾寮港街（今忠義路北段）。明桂王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一六六一、四、二十九）鄭成功船隊於是晚泊赤嵌城北面之禾寮港，並登陸紮營靠近城東面之赤嵌街（後稱禾寮港街），其營盤當在赤嵌城東北角，背靠禾寮港淡水河川，赤嵌城則瀕臨水濱。

鄭成功於永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六六二、二、一）驅逐荷人，經略臺灣，凡三世二十三年。永曆三十七年即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施琅攻臺，明祚亡，臺灣歸清版圖。

施琅之「平臺紀略碑記」云：「歲癸亥，余躬承天討，澎湖一戰

，偽軍全沒，勢逼請降。余仰體皇上好生之仁，以八月望日直進鹿耳門，赤嵌泊艦，整旅登岸受降。」艦隊可直抵赤嵌城。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高拱乾之「臺灣府志」封域志形勝目：「赤嵌城危臨海渚，日暮烟霞，極巖樓海市之鉅觀。」赤嵌城因在海邊，才有海市蜃樓之景象。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郁永河之「裨海紀遊」：「（二月）二十四日，……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已哺矣！……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並於文末賦竹枝詞，以紀其概，詞曰：「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日暮還過赤嵌城。」並附註云：「渡船皆小艇也。紅毛城即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在這裡我們發現極寶貴的資料，即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五月何斌所言「赤嵌邊沙泥汙淺」，因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二月郁永河的記載「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證實四十年後赤嵌城之臨水線已有相當的推移，先前尚可坐船直達城下，如今需易小舟再換牛車，其間變化亦頗可觀！

除「赤嵌城」（即赤嵌街一線）外，另有兩處重要據點——「大井頭」與「臺道署」（即永福路一線），亦應一提。

清聖祖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高拱乾之「臺灣府志」規制志津渡目：「大井頭渡：在西定坊。安平鎮渡：自安平鎮至大井頭相去十里，……大井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澳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吳振臣之「閩遊偶記」：「午間，進鹿耳門。兩邊有沙似鹿耳，水極淺，水底有鐵板沙線，中如溝，溝底約寬二丈許。水面汪洋，莫識其下……須用熟悉土人以小艇引之而入。進此即大港，周二十里，泊大馬頭，又名大井頭，岸灘水淺

，舟不能近，俱用牛車盤運上岸，……時五月朔日也。」以上兩段記載，皆與郁永河所言，不謀而合，證實大井頭和赤嵌城一樣，早已汗淺。

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陳文達之「臺灣縣志」雜記志古蹟目：「大井，在西定坊。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是也。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爲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由此更可確定，大井頭之臨水線和赤嵌城一樣，已有相當的推移。

另高拱乾住臺廈道時，曾於臺道署內築斐亭及澄臺，並作「澄臺記」：「於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爲對客之地，環繞以行，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海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將「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列爲臺灣八景之兩景（見「臺灣府志」外志古蹟目）。當時之臺灣海防同知齊體物咏八景詩，「澄臺觀海」：「臺因觀海構，遠水綠於蘿，浩渺心俱濶，澄清志若何！只疑天是小，更覺地無多，白雉梯航路，於今尚不波！」，「斐亭聽濤」：「憲府亭臨海，風濤秋有聲，當杯須百斛，危坐亦三更，動地疑河決，掀天似岳傾，夜吟共賓客，不淺武昌情。」正說明臺道署離海不遠，所以有「只疑天是小，更覺地無多」的景象，及「動地疑河決，掀天似岳傾」的衝浪近在眼前的感覺！

由於臺道署（今永福國小）和大井頭（今永福、民權路口）同在今永福路一線，可以推知古時有同一的臨水線。又赤嵌街與永福路幾成一線，故亦可推知「赤嵌城」、「大井頭」、「臺道署」連成之臨水線，當爲「臺灣府城」最早之膠水線，此線以東即爲陸地。亦爲尚未淤淺前之荷據「赤嵌聚落」時期之臨水線。

至於明鄭「承天街坊」時期之臨水線，我們由兩張輿圖可以找到答案，一是高拱乾「臺灣府志」之臺灣府總圖，繪有赤嵌城、臺道署、海防署等；一是陳文達「臺灣縣志」之輿圖，繪有赤嵌城、大井頭街、道署、防廳署。兩圖之建築物一樣，西面臨海，大井頭已淤陸成

街西延，除赤嵌城、臺道署外，海防署就是我們注意的重點。高志規制志衙署目：「海防廳署：在西定坊，西向。」，陳志建置志公署目：「海防廳公署：在西定坊，西向，僞時舊宅也。」可見明鄭時期即有此屋，臺灣歸清版圖時改爲海防廳署，在今友愛街友愛市場附近，其西下即爲今西門路，故推知明鄭「承天街坊」時期之臨水線，與赤嵌城、大井頭、臺道署之連線相去不遠（此亦明鄭三世治臺時期甚短使然），即今西門路一線。

此外，另有一地名稱「土壘」者（見高志「臺灣府總圖」），即今府前，逢甲路口東南角一帶，位於海防署南，瀕臨海邊。

藍鼎元之「平臺紀略」：「康熙六十年討朱一貴，前鋒林亮與總兵藍廷珍等既奪鹿耳門，克安平鎮城，分兵防守，復遣兵駐札鯤身頭。……督臣施世驥先一日令水陸並進，遊擊林秀等由七鯤站陸路賴口攻府城之南，遊擊朱文等坐小船於鹽埕、塗墍、大井頭攻府城西角，與廷珍俱會於府治，乃分兵廓清南北二路。」所稱「塗墍」當即「土壘」，位海邊，與高志「臺灣府總圖」同，因汗淺，故需坐小船，此又是「大井頭」登岸前之景象。「土壘」（或「塗墍」）和「海防署」在同一線，又西門路和逢甲路亦在同一線，故可推知明鄭「承天街坊」時期之臨水線，即今西門、逢甲路之連線。

### 三、康雍乾嘉時期「臺灣府」城之臨水線

清聖祖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巡臺御史黃叔瓚之「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城堡目：「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治居民亦欲倣而行之。西南臨海，議自南下林子、塹埕、鬼子山、春牛埔、上帝廟坑、中營埔、萬壽亭、中樓子、北教場，直至北海尾，將南、北、東三面圍築堡牆。」城堡範圍顯然比「臺灣府城」大得多。

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謝金鑾之「續修臺灣縣志」地志城池目：「縣故無城，雍正元年，邑宰周鍾瑄始創木柵，建七門焉。正東倚龍山寺，爲大東門，柵自大東門而南，內抱山川壇，亘東南爲

小南門；度正南拱府學文廟前爲大南門；迤西內控土壘，外逼下林仔，北折跨溝爲水門，至渡船頭而止。又自大東門而北，亘右營廳至東北爲小東門；正北內逼城守營爲大北門；西北內逼烏鬼井爲小北門；迤西外逼船廠，南折跨溝爲水門，過媽祖樓之西終焉。」此即清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臺灣府城初創之梗概，與清高宗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王必昌之「重修臺灣縣志」城池圖略同，其間已相差三十年矣！知臺灣各方志所附輿圖，皆與方志記載不盡相符（像似舊圖附在新志）。如康熙末年（一七二二）所繪之臺灣府古圖，與謝志所記僅差一年，惟相去甚多；又臺灣府古圖與陳志之輿圖亦僅差二年，而後者又何其簡陋也；再如往前高志之臺灣府總圖更草率矣！故推知「臺灣府古圖」、陳志「輿圖」、高志「臺灣府總圖」等三圖或爲臺灣初入清代版圖之作品，只是作者不同，描繪之詳盡程度不同而已！如是，則先前明鄭「承天街坊」時期臨水線之推測，亦得相合。又康熙間「臺灣府城」之臨水線已達西門、逢甲路一線以西，如西北角爲小北門外之船廠（今立人路西立人國小附近），西南角爲小西門外之下林仔（今逢甲路西附近），西面較突出爲大西門外之渡船頭（今協進街西協進國小附近）。

謝志城池目又云：「雍正十一年，上以鄂彌達清城臺灣，令福建巡撫議奏。時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奏請：因地制宜，於見定城基之外，周植刺竹，以資捍衛，詔報可。於是起自小北門，東旋至南水門止，盡植刺竹。其西面衝海波不植竹，建大砲台二座（北砲台一座，在小北門口，臨海。南砲台一座，在小西門前，臨海），設敵台、城門望樓焉（敵台凡六座，在西門外臨海者四，在小北門外臨海者二）。」其大砲台、敵台位置皆在今立人、西門、逢甲路一線以西臨海。

又云：「（乾隆）五十三年，逆匪林爽文伏誅，臺灣已定，奉旨改建磚石城垣，以資捍禦。維時欽差大學士福康安、工部侍郎德成、福建巡撫徐嗣曾履勘舊基形勢，僉同籌度，以台地磚石之需難於運致，惟築土爲城最宜地利，奏入，詔報可。於是東南北三面悉照舊基修

築，惟西面近海內縮一百五十餘丈，畫自小北門以南，至小西門而止。……新建大西門台於宮後街之中，建小西門台於塗壘之側，舊城台六處，仍其處，……城周二千五百二十丈，弧其東南北，而弦其西，俯瞰台江，形家以爲半月沈江之勢。」同樣記載見於清宣宗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十月二十九日楊文鼎等所採「臺灣采訪冊」城池目。知乾隆間「臺灣府城」之臨水線大抵與康熙間同。所記西面城垣「畫自小北門以南，至小西門而止」，即今立人（正確應爲舊立人街）、西門路一線。「內縮一百五十餘丈」合約半公里（不足一里），由大西門（今民權、西門路口）量起，即今協進街一帶，該處即「渡船頭」無誤。

康熙陳志建置志津渡目：「大井頭渡，在西定坊。水程六·七里，過渡即爲安平鎮。」

乾隆王志建置志津渡目：「鎮渡，在西門外，距安平水程七里。……紅毛及僞時古渡自大井頭登岸。」

嘉慶謝志地志橋渡目：「渡：則曰鎮渡（在西門外海口，距安平鎮水程七里，……紅毛及僞時古渡，自大井頭登岸。今填海成陸，市肆喧闐，移渡於此。渡頭水淺，潮落必以牛車接載，乃可登岸。）」

「鎮渡」即「渡船頭」，康熙乾隆間「臺灣府城」至「安平鎮」之水程，一直是七里，證明其臨水線在渡船頭，即今協進街一線。惟陳志之「大井頭」似有誤，所幸他在同志雜誌古蹟目已有補正，即「大井，在西定坊。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是也。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爲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所以臨水線還是在離「大井頭」一里之地。另謝志外編遺蹟目亦有補充：「大井：在西定坊。舊依海岸，海鹹井淡，舟人在此登岸，名大井頭。邇來民居稠密，填海成陸，市宅紛錯，距海半里許矣。」「不管半里、一里，「鎮渡」即「渡船頭」，其爲康熙乾隆「臺灣府城」時期之臨水線，想是不會錯的！

另由街坊演變亦可看出臨水線推移遺跡。

高拱乾之「臺灣府志」規制志市鎮目：「魚市：在西定坊新街頭潮市，漁人喧集於此。」，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林謙光之「臺灣紀略」：「成功之子鄭經，……委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於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其首建也。」新街即今民生路西段，「新街頭」即今民生、西門路口，此又證明新街為海退後之新興街道，於明鄭時新建，故可推知明鄭「承天街坊」時期之臨水線在今西門路一線。

由康熙高志規制志市鎮目之臺灣府西定坊只有魚市、大井頭街、新街等，這也是大約明鄭時的市街景象，並未超出今西門路一線。

康熙陳志建置志集市目，西定坊新增舊南勢街、新南勢街、北勢街、新北勢街等市街，即今西門路一線以西海安路一帶。

清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劉良璧之「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西定坊新增鎮渡頭街，即今安平路、協進街口。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王必昌之「重修臺灣縣志」，西定坊新增看西街、佛頭港街、媽祖樓街、礮礮石街等市街，皆在今西門路一線以西。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臺灣府建城，西城垣即今立人、西門路一線。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謝金鑾之「續修臺灣縣志」地志街里目：「西曰西定坊，所屬街……在城外者曰宮後街、南勢街、北勢街、外上南濠街、外下南濠街、外新街、看西街、外打棕街、鎮渡頭街、外關帝港街、外媽祖港街、外王宮港街、佛頭港街、崎礮街、礮礮石街、金龍衛街、杉行街、福壽街、橫街仔、魚行街。」

由康熙乾隆間臺灣府城西定坊之街坊演變，知城外（即今立人、西門路一線以西）之街，由康熙間之南勢、北勢兩街，新增至嘉慶間之宮後街等二十街，並以鎮渡頭街與礮礮石街最為邊遠，以西即台江內海。

又港汊成街，明鄭時原只禾寮港街、大井頭街。康熙至嘉慶間，新增有鎮渡頭街、佛頭港街、媽祖港街、關帝港街、王宮港街、水仔尾街、帆寮街、外關帝港街、外媽祖港街、外王宮港街等。

由街坊演變及港汊成市，亦可推知康熙乾嘉「臺灣府城」時期臨水線之推移情形，即「新街頭」、「海防署」、「土墘」一線（今西門路）向西推移至「渡船頭」（鎮渡頭）、「礮礮石」一線（今文賢路、協進街）；迤北至「船廠」（今立人路西立人國小附近）；迤南至「下林仔」（今逢甲路西附近），成一外曲的弧形。

#### 四、道咸同光時期「臺南府城」之臨水線

臺灣府城建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清宣宗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臺灣發生張丙之役，府城外市街人心驚惶，幾罹不測，乃於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擴建東西兩外城，涵括城內外所有市街，府城範圍已失康熙乾嘉時期之型態。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臺灣巡撫劉銘傳改稱原臺灣府為臺南府，另新設臺灣府於彰化境內橋孜圖（即今臺中），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臺灣割讓與日本，日本領臺後臺南府城垣夷毀殆盡，府城面目已非。因乃稱道咸同光時期之府城為「臺南府城」，以別於康熙乾嘉時期之「臺灣府城」。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七月，臺灣大風雨，鹿耳門內，海沙驟長，臺江陸浮，形成非陸非海之新生地。據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姚瑩之「東槎紀略」議建鹿耳門砲台目，引用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三月總兵觀喜等奏議略：「臺灣孤懸海外，屏幃四省，郡城根本重地，設險預防，尤為要緊。鹿耳門一口，百餘年來號稱天險者，蓋外洋至此，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沙線橫亘，舟行一經攔淺，立時破碎。……今則海道變遷，鹿耳門內形勢大異。上年七月風雨，海沙驟長，當時但覺軍工廠一帶沙淤，廠中戰艦不能出入，乃十月以後，北自嘉義之曾文，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東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內十五、六里，瀾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高，變為陸埔，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過咫尺。……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目前如此，更數十年，繼長增高，恐鹿耳門即可登岸」。

，無事更過安平，則向之所謂內險，已無所據依。」我們獲得三點印象：第一，台江陸浮限於小北門以北，以南則尚未波及；第二，昔時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可見渡船頭以西是汪洋一片，船隻暢行無阻，今則需轉由安平大港外出入，證明小北門以南之台江尚完好如初；第三，如鹿耳門內繼長增高，表示海岸地形隆起之徵兆，則小北門以南之台江亦有陸浮之可能，在當時雖是臆言，如今看來可謂不幸而言中。

「臺灣采訪冊」內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七月曾敦仁等合報疆域山水目：「台轄之柴頭港、洲仔尾、三坎店等處，以至嘉屬之鼎臍、塢灣、港口、管寮等處，所有西偏之內海，均見沙土壓積，變成浮埔。自東徂西，約十英里；自南達北，約二十餘里。高高下下，不一其區，以致溪道奔馳，有難由舊。」又「北關外台、嘉分界之新港溪口，近經沙壓絕流，其上頭源水斜南，橫過三坎店前，透出柴頭港溪，合流注於台江。」即指明柴頭港溪以南尚係台江。

同冊內道光十年八月陳國瑛所採水勢目：「台江在邑治西門外，南至七鯤身，北至柴頭港溪、新浮埔溪，西吞大海。」並采記郡城內之福安坑、德慶溪，及郡城外之溪仔墘溪、喜樹港溪、柴頭港溪、新港溪、新浮埔溪等皆注於台江。其中「福安坑……西流至內擬南坊府學前，西流至塗墜墾，出小西門外，注於台江。德慶溪源出小東門外舊萬壽宮前，……至水仔尾，出小北門外北廠，注於台江。」其記載與推知之康熙乾隆間「臺灣府城」之臨水線相脗合。

清穆宗同治初年之「臺灣府與圖纂要」臺灣府與圖冊山水目：「安平大港：距縣治西一十里。港以內為台江，匯聚各山溪之水，皆極宏深。今台江變成陸地，港亦淤淺。」臺灣縣與圖冊山水目：「台江（已成陸）地：在縣大西門郭外。在昔各山溪之水匯聚於此，汪洋渟蓄，可泊千艘。尋因道光間防夷，填塞海口。不數年，由安平鎮漸次沙漲，直連大西門郭外，……今成坦途，唯距城一里有礮礮石港一條，可通運載。然遇海漲颶風，往往為沙土所塞，商人時潛通之，故此港久而不廢。」同目橋渡（附）：「鎮渡頭：本在西門外海口，距

安平鎮水程七里。自道光二十二年海漲暴作，湧為沙洲。今則一片坦途，直達安平。礮礮石港：在西門外一里。自台江淤填成陸後，僅餘一溝，以通運載。溪流漲發，往往填塞，商人時潛通之。」得知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即「臺灣采訪冊」採輯後十二年，柴頭港溪及小北門以南之台江亦已陸浮，臺南安平間一片坦途，僅餘礮礮石港一溝通渡，時潛時塞，若非商人運載，早已淤廢不用。時距道光四年總兵觀喜之臆測纔十八年，滄海桑田，幻如雲烟。又礮礮石港在西門外一里，其位置在鎮渡頭北，即今協進街一線，台江未淤陸前，亦即「臺灣府城」之臨水線。

清德宗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船政學生魏瀚、鄭誠、鄭清源、陳兆翔、林慶昇、林日章同測繪之「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已見臺南安平間一片陸浮，礮礮石港一溝尚存，正如「臺灣府與圖纂要」所言相同。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王之春之「清朝柔遠記」甲戌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五月，沈葆楨、潘蔚至臺灣目：「臺地亘千餘里，固防不勝防，要以郡城為根本。城去海十里，而近洋船砲力及之有餘。海口安平，沙水交錯，望之坦然。」，又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夏獻綸之「臺灣輿圖」臺灣縣輿圖說略：「縣西十里，濱臨大海，有市鎮曰安平。前阻汪洋，非船莫渡；今已積沙成地，建造輿梁。」正可作為魏瀚等「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之註解。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唐贊襄之「臺灣見聞錄」安平修路目：「安平公路，不測風潮，倘不隨時修補，須費浩繁。」臺南安平間已發展成建有公路通行。

由以上各種記載推知，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臺江全部陸淤之後，「臺南府城」之臨水線已推移至安平鎮外海岸線。據「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所示，此臨水線在安平王城西社小砲台以西沿鯤身諸島，亦見於此後之「一八九六一九〇七之安平市街及古堡圖」。安平大港淤塞後，臨水線又推移至今之海岸線。

## 五、後 記

近閱臺南市地形（等高線）圖，得知崇安街轉成功路，接赤崁街、永福路、新生街等一線標高約七公尺；小北路、主人路、西門路、逢甲路等一線標高約四公尺；臨安路、文賢路、協進街轉中路，接海安路等一線標高約二公尺。再參閱清聖祖康熙末年（一七二二）「臺灣府古圖」、清高宗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重修臺灣縣志」城池圖等較具參考價值之輿圖，得知總鎮署、紅毛樓（赤嵌城）、大井頭、臺道署等即在同一等高線上，即推知之荷據「赤嵌聚落」時期臨水線；柴頭港、三山國王廟、媽祖宮、新街頭、海防署、土壠埕等即在同一等高線上，即推知之明鄭「承天街坊」時期臨水線；船廠、老古石、接官亭、渡船頭（鎮渡頭）、下林子等即在同一等高線上，即推知之康熙乾隆「臺灣府城」時期臨水線；再據同治間臺灣、臺北尚未分府前之「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縣圖，和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臺灣建省後之「臺灣地輿全圖」安平縣圖，得知大西門外一片陸浮至安平海口，並由「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即推知之道咸同光「臺南府城」時期臨水線在安平王城西社小砲臺以西；安平大港淤塞成之臨水線在今之海岸線。

另外從康熙乾隆間陸續纂修之「臺灣府志」、「臺灣縣志」等所選列之郡治及邑治勝景，及歷朝騷人墨客之吟咏，亦可窺尋臺灣府城滄海桑田之遺跡，如臺郡八景有「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即可得知臺道署外原是海濱，據清宣宗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劉鴻翔之

「綠野齋集選錄」臺灣道署澄臺記：「顧臺灣孤峙海心，平原沃野，……非陡坡高岡，居其地者，反不見海。惟道署之澄臺，見西南海之一角。」但只見西南海之一角，已非清聖祖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高拱乾之澄臺記：「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那種滄渤盡在眼前的感覺，得知臺道署之臨水線已有相當的推移，當時之臨水線應在下林子以西，故有「見西南海之一角」之言，如登臨澄臺觀海，其方位正相符合，且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臺江陸澎前，故「澄臺觀海」之景，大致還不錯，往後即無海可觀了。此一景象另見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陳文達之「臺灣縣志」臺邑六景之一「赤嵌觀海」，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王必昌之「重修臺灣縣志」臺邑八景更名為「赤嵌夕照」，又至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余文儀之「續修臺灣府志」再更名為「赤嵌遠眺」，由於康熙乾隆「臺灣府城」時期之臨水線是成外曲之弧形，其濱海已在赤嵌城外一里之遙，海景大不如前，故「赤嵌觀海」更名為「赤嵌遠眺」較為恰當，不似「澄臺觀海」尚可窺見濱海弧線之末端。由勝景命名及其改變，亦可推知滄桑變幻之一斑。

至若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謝金鑾之「續修臺灣縣志」所謂臺灣府城「半月沈江」，則瀕臨臺江時之臺灣府城，其範圍尚未勘定（是時為明鄭「承天街坊」時期），何有「半月」？迨清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府城首創木柵，至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府城改建土城，臺江水濱已在城垣外一里之遙，難謂「沈江」！故所謂臺灣府城「半月沈江」，想係形家「想當然耳」噫歎！